

II



鐵路延伸美術版圖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宜蘭線鐵道通車，
導致旅行路線之爭釀成學潮，
逼走陳植棋放洋求藝。
另有藉宜蘭線鐵路通車之賜，
始有機會引進藍蔭鼎從一名鄉村教員走入美術行列。

基隆河的產業風景

煤炭是上一個世紀最主要的動力能源，不論遠洋輪船或長距離火車，都是靠煤炭燒熱鍋爐，利用蒸汽原理產生動能，稱雄於海洋和陸地的運輸主力。其實煤炭功能不止於此，比如生活三餐的燒飯、煮菜等等，煤炭更是不可或缺的民生物資。

台灣煤炭礦脈幾乎都分佈在北台灣，基隆河沿岸又是開採最密集的區域，從南港溯河而上，汐止、五堵、七堵、四腳亭、牡丹坑、瑞芳、侯硐直到平溪、菁桐，沿途遍佈著礦場、礦坑及運煤鐵道，我們若把以上點出的地名連結起來，不就是今天宜蘭線鐵路沿線各驛的站名嗎？



繪於1931年日治時代的台灣地圖(北部)，標有石炭的字眼，即煤礦的產地。(圖片提供：莊永明)



侯硐瑞三復興礦場(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 | 2003)

宜蘭線鐵路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全線通車，但是到達瑞芳、侯硐的這一段，爲了開採煤礦，一九二〇年就提前營運了。煤炭俗稱「黑金」，是上一世紀極重要的物產，又是工業的主要能源，沒有一個國家不盡一切人力、財力去積極開採，於是凡產煤的地方，都會出現景觀的變化，比如說，鋪設在地面的礦業鐵道網，突起於河岸的篩炭工廠，穿梭坑道出入口附近待班的礦工等等之前所未有之景象，全是與農業風光迥異的近代產業風景。

前面提過的倪蔣懷作客陳家時，畫下陳植棋家世居祖厝，即是極為典型的台灣農村景色，倪蔣懷也畫過侯硐篩炭場(又稱選炭場)風景，首開台灣產業風景畫之嚆矢。倪蔣懷與陳植棋是莫逆之交，他本身也是從事採礦業有成的實業家，除了擅長經營之外，也熱愛藝術，經常慷慨支援青年畫家的展覽活動，資助貧困的藝術青年，更斥資開設繪畫研究班，推廣美術普及化等等，倪蔣懷在台灣近代美術史上，可說是企業贊助藝術首開先例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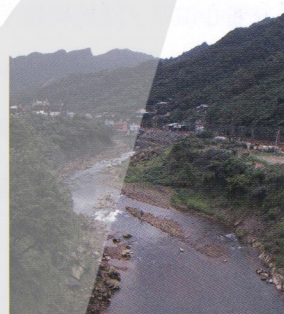
李欽賢 | 侯硐瑞三煤礦師(選)炭場
(即倪蔣懷畫中的建築物，現存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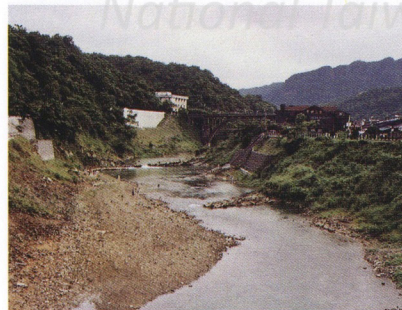
倪蔣懷



侯硐礦坑
(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 | 2003)



基隆河穿流侯硐礦城
(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 | 2003)



侯硐瑞三礦業寫生實景(雄獅美術資料室 | 2003)



倪蔣懷 | 侯硐瑞三礦業 | 1928 | 紙·水彩 | 48.5×67公分

陳植棋是橫科的地主世家，雖然橫科與煤礦毫無淵源，但橫科正介於南港和汐止之間，而南港、汐止兩座車站皆以貨運為主，載貨又以煤炭、茶葉為大宗。南港車站就有台車通往內湖礦區和深坑茶園；汐止更因製茶業和採礦業，分別造就了不少豪門富賈。

橫科世家雖然擁有土地，可是成長後接受新式教育洗禮的陳植棋，其足跡和見識已跨越出地主子弟有土斯有財，只知抱守、繼承田產的觀念，他的格局已擴及全方位的產業、經濟和社會層面。宅心仁厚，陳植棋除了傳承陳家歷代體恤佃農的寬厚作風，也秉持一顆知識分子的良心，更加善待貧苦的佃農。陳植棋以有為青年又是豪門獨子的發言地位，他的良心必有其不可忽視的份量。

從陳植棋最喜愛的一位日本作家賀川豐彥(1898-1960)，及其所著的暢銷小說《超越死亡》(死線を越えて)，即可探知他民胞物與之心。一九二〇年出版的《超越死亡》(1921年和1924年又陸續刊出中卷、下卷)，是賀川豐彥在神戶貧民窟傳教之體驗的生命價值觀。賀川豐彥是神戶人，中學時代受洗成為基督徒，二十六歲留學美國，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。返國後繼續在神戶貧民窟從事傳道工作，同時先後參與爭取勞工、農民與消費者權益的社會運動。這樣的人物所寫的自傳體小說，也是陳植棋的愛讀物，可以想見陳植棋必然與弱勢者同理心，甚至還以「賀川黨」自居，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位反剝削的地主，頗能與農民感同身受，善待佃戶。

健談的青年

南港仔街是距離橫科最近的聚落，也是陳植棋通學往返的必經之道，沿街商店，都是他熟稔的親戚、朋友、同窗，從少小時就常穿梭各店頭之間，從這裡得知鄉里見聞；長大後，街上店鋪又變成他從都市帶回新資訊的傳播站。陳植棋身材頗長，談鋒甚健，話匣子一開，口若懸河，鄉人被他有興趣的、新奇的談話內容深深吸引，最盼望與這位從台北回來的少爺「開講」。台北師範念到二、三年級之後，放假從台北搭火車回南港，下車之後總被沿街商家友人攔下，他會順勢坐下來「開講」，帶回一些新鮮話題或鄉民不甚明瞭的時事新聞。這位一表人才，有見解，有主張的師範學校高材生，可是當年南港仔街上最受歡迎的風雲人物。

一九二四年陳植棋升上台北師範四年級，兩年來海內外發生了許多大事件，到底事情的嚴重性到達什麼樣程度，或事件的後續發展如何？都非鄉民所容易理解的，陳植棋思辨力強又雄辯滔滔，所以大家最樂意聽他分析當前的時事。

自從前年陳植棋親眼看到本校「師範生暴行事件」之後，逐漸引發他對社會問題的關心。一九二三年底轟動一時的「治警事件」，名目上是違反「治」安「警」察法，其實是檢舉全島民



1926年1月19日，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團」第七次請願委員由台中出發，翌日抵新竹，當地民眾舉辦餞別會。目的地是東京，向帝國議會提出設置台灣議會請願書，並於沿途停留各站演講，遊行、發傳單、接受歡呼等活動，加強宣傳效果。(圖片提供：蔣渭水文化基金會)

族運動菁英的政治案件。觸法的理由是，不遵從勒令解散「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」之組織。

台灣人期待有自己真正民選的議會，在陳植棋投考台北師範當年，即有過第一次的請願運動，其後又發展成「同盟會」的組織，總督府不承認，下令解散。可是隨著教育普及，民

智漸開，確已提高「治警事件」的社會敏感度；但一般人對於「治警事件」漫長的起訴過程，被告從初審無罪開釋，再審又逆轉入獄服刑，簡直令人撲朔迷離。「治警事件」逮捕了蔣渭水等多人，其中也有師範學校的校友，理所當然會引起陳植棋關心事件發展始末。最後結果直到一九二四年十月才宣告定讞，被告刑期分別為三個月、四個月及易科罰金不等。



1926年1月25日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團」抵神戶，翌日到達橫濱，與台灣留學生合影。後立右二起楊肇嘉、蔡年亨、蔡培火、陳蓮源等。(圖片提供：莊永明)



治安警察法違法嫌疑事件第二審公判紀念攝影，前排為律師團，三排左一蔣渭水，右一蔡年亨。（圖片提供 |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）

宜蘭線通車引發學潮

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，「治警事件」的判決，業已種下台籍師範生心生不滿的因子，卻也只能私底下吐一吐怨氣，尚無法公開表達不平之鳴。不出幾天之後，亦即十一月初，師範學校進行本年度修學旅行（校外教學）目的地的意見調查，統計結果是居多數的台籍生希望南遊，而人數少的日籍生選擇宜蘭線鐵路之旅，校方居然未服從多數，裁定年度修學旅行地點為宜蘭。

據悉學校當局的考量，只是想到宜蘭線鐵路即將在十二月一日全線通車，大家對宜蘭還很陌生，何不讓學生搭乘新開通的鐵路，前往宜蘭地區作一趟新鮮體驗？卻未顧及多數台籍生都是負笈北上的南部子弟，他們想念故鄉，想聞一聞故鄉的泥土味，更想順道探一探故里家人！就在鄉愁與積怨的發酵之下，轉而怪罪校方偏袒日籍生，連帶也把「治警事件」吃台灣人夠夠的帳，一併加算上去。



李欽賢 | 日治時代的宜蘭火車站

宜蘭訊



倪蔣懷 | 宜蘭 | 1925 | 紙、水彩 | 26.5×36.5公分

倪蔣懷在宜蘭鐵路通車後的第二年畫了這幅畫，為二〇年代純樸的宜蘭保留了珍貴的圖像。

「治警事件」是權威統治下，結社自由不被官方承認，現在連多數票表決都遭到校方威權否決，學生憤慨的情緒沸騰，瞬間引爆，終於演成罷課，鬧出學潮。

台灣前所未聞的罷課學潮，即源自於這一次的旅行路線之爭。其中以三年級學生許吉所具名的書面意見，更直截了當揭發學校其他不合理的措施與規定，觸怒了學校當局，認定為干涉校務，十一月十七日勒令該生返家反省。頓時引起全校學生緊張，並推派高年級生向學校查詢真相；卻反吃了訓導處相應不理的閉門羹，台籍生的怒氣升高，姿態轉向強硬，私下密決

次日（十一月十八日）罷課抵制。罷課當天，學校祭出狠招，宣告自即日起停課，學生須等待復課通知，企圖反制學生罷課行動。這下完全搞亂了原本罷課施壓的立意，反而讓學校更有充裕的時間，動用警方暗中調查主謀分子。

罷課、停課十天後（十一月二十八日），校方公佈三十名勒令退學，及六十四名被停學處分的學生名單，並下令翌日恢復上課。帶頭人物之一的陳植棋難逃此劫，遭到校方無情的重懲。

學潮風暴十日，陳植棋設法瞞住家人，在校園裡，他召集低年級學弟，走出校門尋求外界聲援，領導能力不容小覷。年輕氣盛的陳植棋，

首次出招即淪為被迫退學的下場，這位反體制的悲劇英雄，實一時難以得到家人的諒解。

學潮的風險下，學生們主動向「台灣文化協會」求援，就當時社會情況來看，凡是台灣人有所委屈，都會直接訴諸「台灣文化協會」，再由文化協會交給《台灣民報》發出新聞。台北師範學校台籍生的罷課行動，循此管道將事件公諸社會也是很自然的，所以學校當局和情治單位，斷定抗議學生與文化協會勾結，故意製造事端，遂以處置反動思想的正當性，做出嚴重的懲罰。

對於突發性的學潮事件，捲入受處分名單的學生家長，也一時不知所措。台北師範學校是一所廣集資優學生的名校，學生來自全台各地，十二月一日學生家長選擇南北中心點的彰化，開會商討對策。遭到校方退學或停學的學生家長，當然不願輕易放棄子弟的大好前程，決議透過溝通、陳情方式請求學校收回成命。經雙方協商之後，大部分學生已由家長力勸返校繼續完成學業，一部分則由文化協會安排另謀出路。

陳植棋卻不願屈服於這樣的妥協，他是一個心高氣傲又充滿理想的青年，曾向友人透露，不甘於畢業後終其一生擔任平凡的公學校教員，而欲突破師範生的拘囿，走出另一條路。

沒想到從小一路順遂的求學之路，卻因為宜蘭線鐵道通車而扭轉了陳植棋的命運。

石川欽一郎視察羅東

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，宜蘭線鐵路全線通車營運，台北師範學潮風波落幕，修學旅行如期上路，陳植棋卻悵然在家中，備受社會不義慘遭退學的煎熬，但是對於自己有勇氣站出來，為台籍學生發出不平之鳴的行動仍然理直氣壯。

從同一年四月新學年度開學，迄十二月陳植棋被退學，正好是石川欽一郎於一九二四年二度來台，專任台北師範學校美術教師，陳植棋是石川欽一郎的學生，而且是石川師生組成的圖畫研究會成員之一，時常相偕寫生。因之石川老師早就發覺陳植棋頗有繪畫天賦，他的未來理應還有很長的路，石川欽一郎既無法保駕他重回台北師範，乾脆建議他離開台灣前往日本，以同等學歷投考東京美術學校。

石川欽一郎是水彩畫家，極有意在台灣培植西洋畫的幼苗，故常利用課餘時間義務指導學生作畫，所以不但使台北師範成為台灣近代美術的搖籃，石川也被文化史家譽為台灣西洋畫的播種者。

宜蘭線鐵道全線通車之前，台北、宜蘭之間有層層山巒阻隔，往來皆須攀越三貂嶺和草嶺古道，交通十分不便，待草嶺隧道鑿穿後，宜蘭線鐵道全通。台北到宜蘭的交通不必再翻山



陳植棋 | 廟口 | 1925 | 紙·水彩 | 23×31.5公分 | 私人藏



石川欽一郎 | 建築物 | 1912-16 | 水彩 | 24×33公分 | 陳氏家族藏

此畫是陳植棋後代收藏，建築物為帝國生命（壽險）台北支店，位於今博愛路總統府背面。



石川欽一郎與學生在校園寫生情景

越嶺，只要乘坐火車，穿過一個接一個的山洞就可抵達。於是台北師範學校教師石川欽一郎，始有機會奉命到宜蘭視察公學校的美術教育，行程安排到了羅東公學校，他在這所鄉村小學意外發掘到一顆水彩畫的明日之星——藍蔭鼎（1903-1979）。



台灣現代美術的播種者——石川欽一郎



石川欽一郎與台灣門生合影，前排右二倪蔭懷；右四藍蔭鼎。



倪蔭懷為至交陳植棋所繪的速寫。

藍蔭鼎是羅東公學校的代用教員，石川欽一郎慧眼識英才，立刻收為入室弟子。也正好藉宜蘭線鐵道通車之便，從此藍蔭鼎才有可能每星期上台北，與石川主導的圖畫研究會（寫生會）之台北師範前後期校友，共同切磋畫藝，所以和倪蔭懷建立了深摯友情。

陳植棋參加「寫生會」的一九二四年，是石川老師二次渡台頭一年，倪蔭懷乃石川欽一郎首次來台的學生，石川返日後，師生仍保持密切聯繫，且以倪蔭懷已具備的水彩造詣，石川特別商請他來寫生會協助指導，倪蔭懷與陳植棋志趣相投，從此結下了手足般的深厚情誼。

那個時候，倪蔭懷已是事業頗有成就的社會人士；陳植棋既是學生又是倪蔭懷的學弟，此際又因學潮而成了落難英雄，如今石川老師勸他換跑道，轉而投入美術之途，倪蔭懷深知老師用心良苦，所以必然衷心祝福。因為至一九二四年年底，已在日本的台籍美術留學生為數不多，且都與倪蔭懷不太熟識。倪蔭懷想到石川老師已然將推動台灣美術的重責，寄託在自己身上，所以更要加把勁把陳植棋推上赴日深造之途，期待他畫藝有成，成為台灣美術的新力軍，未來共同扛起這份責無旁貸的使命。

陳植棋和倪蔭懷相識於一九二四年，藍蔭鼎入石川欽一郎門下已是一九二五年之後，此時陳植棋已經離開台灣前往東京。陳植棋與藍蔭鼎的互動，絕大多數都在陳植棋假期返台時，透過倪蔭懷居中牽線的。

宜蘭線鐵道通車，導致旅行路線之爭釀成學潮，逼走陳植棋放洋求藝。另有藉宜蘭線鐵路通車之賜，始有機會引進藍蔭鼎從一名鄉村教員走入美術行列。倪蔭懷的採礦場在瑞芳，羅東是藍蔭鼎的故鄉，這全與新闢建的宜蘭線鐵道有密切的地緣關係，從這條宜蘭線延伸出的美術關連人物，重新劃出了台灣美術的版圖。



石川欽一郎

石川欽一郎首次來台

石川欽一郎一八七一年生於日本靜岡縣，在東京受教育，自修英語，學習水彩畫。憑英文長才任職陸軍翻譯官，一九〇〇年隨軍參加八國聯軍之役。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，轉往中國東北，一九〇五年戰爭結束才回到日本。兩年後（1907）又奉命向台灣總督府報到歸隊，乃是石川欽一郎首次來台。

一九〇七年十一月石川欽一郎抵台，雖然縱貫鐵路尚未全通，但基隆・台北段間行駛已有多時。船抵基隆碼頭，他從剛落成的基隆驛搭上火車，直驅台北。這段旅途沿線風光，令石川欽一郎眼睛為之一亮，南國常綠大地，與四季分明的日本列島，是完全不同的風土。

定居台北之後的石川欽一郎，經常搭火車遊歷鶯歌、樹林、桃園、淡水等地，獨對新北投溫泉鄉最不以為然，他認為只有徒增台北近郊的浮華與俗氣。因為溫泉是日本人引進的文化生活形態，一味仿效，台灣風土特色反而無法彰顯。可見石川欽一郎的風景觀是刻意揚棄日本人習慣的審美品味，以全新感知去親近異域風物的美感。所以石川欽一郎首次來台，已經預告了台灣風景的新發現。

石川欽一郎是最早來台的西洋畫家，首次渡台期間（1907-1916），兼任國語學校教職，栽培出台灣第一代水彩畫家倪蔣懷。一九二四年二度來台，國語學校已改制為台北師範學校，石川是水彩畫家，亞熱帶台灣風情讓他找到了水彩畫境的新樂土，他的學生也幾乎都從這樣的視野，重新發現台灣之美。



昔日的靜岡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石川欽一郎 | 奉天市街 | 1905 | 水彩 | 24.3×14.2公分 | 日本・吳市立美術館藏

這是石川日俄戰爭時期所繪的，是他目前存留最早的作品，描寫日軍攻下奉天，軍隊入城的景象。

石川欽一郎 | 台灣街道 | 1907-12 | 水彩
30.8×25公分 | 日本・靜岡縣立美術館藏



石川欽一郎 | 台灣基隆海岸 | 1926 | 水彩 | 23×30.5公分 | 台北・倪氏家族藏（遠方建築物為基隆郵局）





陳植棋 | 台灣總督府 | 1924 | 畫布·油彩 | 36.4×27.5公分 | 畫家家族藏



陳植棋 | 淡水教堂 | 1924 | 紙板·油彩 | 27.3×36.7公分 | 畫家家族藏